

- 赞刘谐 李 贽 (1)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李 贽 (7)

赞 刘 谐¹ 李 贽

【作者简介】李贽(公元1527—1602年)，号卓吾，福建泉州人。他所处的明代后期，封建统治阶级极端腐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当时，商业、手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李贽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非孔反儒的进步思想家。他祖上曾航海经商，因此和市民阶层关系较密切。他曾做过多年小官，但因不满当时的腐败政治，五十四岁便辞了官，到湖北黄安、麻城等地著述讲学，强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和那些满口“孔孟之道”的道学先生，因而受尽反动统治阶级和卫道士的迫害。在他七十六岁的时候，被明朝政府逮捕，在狱中愤而自杀。他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藏书》、《焚书》等。反

¹ 刘谐(斜 xié)——可能是一个李贽虚构的人物。谐本是戏言的意思。

动统治阶级曾两次下令把他的著作无论“已刊未刊者，尽行烧毁，不得存留”。可是李贽非孔反儒思想的光辉是无法磨灭的，他的著作大部分仍流传下来了。

李贽是被道学家斥为“异端之尤”的“叛逆”。他公开向孔孟之道挑战说：“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焚书·复京中友朋》），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藏书·纪传总目论》），不承认孔丘的思想是什么绝对真理。李贽认为儒家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赞扬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藏书·纪传总目》），在《藏书》的列传中，把协助秦始皇变法革新的李斯放入“才力名臣”之列，称赞他“甚可贵”、“有才力”；还肯定了王安石变法。

这些都说明李贽敢于反对钳制人民思想的儒家教条，敢于否定孔孟的绝对权威。在《藏书》等著作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完全以他自己的是非为判断的标准。封建卫道士们说他：“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他们的本意是否定李贽，可是在我们看来，正是李贽可贵的地方。

但李贽的思想毕竟还带着剥削阶级的烙印，又受过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理学的影响，有它的局限性。因此他不可能对孔丘和儒家思想作全面而深入的批判，更不可能揭露其反动的阶级实质。尽管如此，他对孔孟之道的揭露和批判，他那“不怕人”、“不畏死”、“头可断身不可辱”的反潮流精神，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

【说明】《赞刘谐》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杂文，文笔辛辣，矛头直指被宋、明两代理学家吹捧为“至圣先师”的孔老二。

宋、明两代，反动的理学家程颢(号 hào)、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把孔孟之道加以改造和发展，提出了“理”的概念，说什么没有天地以前就有“理”存在。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在当时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流毒极深。道学家们把孔老二捧上了天，借以抬高他们自己的地位。宋代唐庚的《唐子西文录》中记载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朱熹又把它引用到他的《朱子语类》中去，并大事宣扬。

李贽这篇短文的中心就是驳斥道学家们“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谬论的。他说“怪不得羲皇以前的圣人整天点着纸烛走路呢”，这是用反话来说明孔老二出生以前社会照样发展，人们照样前进，世界照样有光明。同时也揭露了道学家们不学无术、装腔作势，“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本质。这确是对尊儒崇孔思想的有力冲击。李贽生活在非议孔孟之道就会被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甚至遭到杀身灭族之祸的时代，能写出这样富有战斗性的文章，充分表现了他的反潮流精神。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死党陈伯达鼓吹“天才论”，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无耻地吹捧林彪“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

千年愚”，不正是朱熹等人吹捧孔丘“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翻版吗？陈伯达尊奉林彪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为林彪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然而，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林彪这个反革命头子丝毫不能左右历史的进程，相反，他的倒行逆施，却决定了他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有一道学¹，高屐大屐²，长袖阔带，纲常之冠³，人伦之衣⁴，拾纸墨之一二⁵，窃唇吻之三四⁶，自谓真仲尼之徒焉⁷。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⁸，见而哂曰⁹：“是未知我仲尼兄也¹⁰。”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¹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

1 道学——即宋、明两代的理学，这里指道学先生。 2 屐（jī）——原指木底有齿的鞋子，在这里指木底。屐（jī）——鞋。 3 纲常——即反动的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4 人伦——指封建统治阶级根据孔孟之道制定的人与人之间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即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等反动教条。以上两句是讽刺道学先生们，披上纲常、伦理的外衣。 5 纸墨——指儒家所写的文章、书籍（即《五经》、《四书》之类）。这句是说从儒家的文章中撷得一两点。 6 唇——嘴唇。吻——嘴边。唇吻，这里指儒家的言论。以上两句无情揭露道学先生们从反动的儒家那里撷点破烂装饰自己。 7 自谓——自称，自以为。仲尼——孔丘的字。 8 士——指读书人。 9 哂（shěn）——讥笑。 10 知——了解。我仲尼兄——我的仲尼哥哥。 11 其人——那个人。指道学先生。勃（bó）然——发怒的样子。作色——脸上变了颜色。

仲尼而兄之¹？”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²！”其人默然自止³。然安知其言之至哉⁴！李生闻而善⁵，曰：“斯言也⁶，简而当⁷，约而有余⁸，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⁹。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¹⁰。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¹¹，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¹²。”

1 子——对人的尊称，这里指“你”。呼仲尼——即喊孔丘的字。在道学家看来，直呼孔丘的字，是大逆不道的。兄——这里用作动词。之——他。指孔丘。兄之，以他为哥哥，或称他为哥哥。2 怪得——就是“怪不得”的意思。羲皇——指伏羲氏，传说中原始社会的首领。纸烛——捻纸蘸油点火，可以照明。3 默然——沉默。自止——不再说什么。4 然——但是。安知——那里知道。其言——他（刘谐）说的话。至——极。在这是“确切”的意思。5 李生——李贽自称。善——这里用作意动词，意思是：认为好。下面省去了一个“之”字，指刘谐说的话。6 斯言——这句话。7 当（dàng）——得当，确切。8 约——简明、概括的意思。有余——有余味。耐人寻味。9 破疑网——冲破道学家布下的迷惑人的网，指打破尊崇孔丘、维护纲常伦理的反动说教。昭——明朗，这里用作致使性动词。中天——天空。昭中天——使天空明朗。10 其人——指刘谐。11 盖——文言发语词。调（条 tiáo）笑——开玩笑。12 其至者——它确切的地方。百世——百代。易——改变。

译 文

有一位道学先生，穿着高底大鞋，肥大长袖的衣服上系着宽大的腰带，头戴三纲五常的帽子，身穿人伦的衣裳，从儒家的经典和言论中窃取来一两点破烂，自以为称得起是孔丘的信徒了。正好碰到刘谐。这个刘谐是个聪明的读书人，讥笑这个道学先生说：“你这是不了解我的仲尼哥哥呀。”那个人脸色大变，激动地站起来说：“老天爷如果不生个孔子，世界便永远处于黑暗中。你是什么人，竟敢‘仲尼’‘仲尼’地叫，还称他为哥哥？”刘谐说：“怪不得远古的圣人们整天都点着纸烛走路啊！”道学先生被驳斥得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然而他哪里懂得这句话说得多么确切啊！李生听了以后，认为这句话说得好，便说：“这句话，简明而得当，概括性很强而又耐人寻味，可以冲破道学先生们所布下的迷网，使天空明朗起来。刘谐能说出这样的话，可以想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虽然这句话出于一时的玩笑，而它确切的地方就是再过千百年也不能改变的。”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李 贽

【说明】 一五八五年(明神宗万历十三年)，李贽从湖北黄安移居麻城，在龙潭湖上的芝佛院著书讲学。他在芝佛院的佛堂里供上了孔丘像，并且写了这篇文章；但这不是为了尊崇孔丘，而是对孔丘的嘲弄和否定。

李贽在本文中揭露孔丘不过是一个被人盲目崇拜的偶像。孔丘之成为“圣人”，原是权势者和孔丘的徒子徒孙们为了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捧起来的。千百年来就这样陈陈相因地扩散影响，欺骗、蒙蔽了不少人。李贽自己表示不敢不“从众”，意思是说权势者们捧出孔丘这个偶像，借以维护他们的统治，根本不允许人们怀疑指摘。

李贽否定了独尊儒术的谬论，他认为“圣人”和“异端”的区分是需要分析的，绝不能把孔丘及其追随者的话当成识别真理的标准。

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孔老二这个圣人脸谱在历史上早就被劳动人民

和进步思想家戳破，而大叛徒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却还要学孔丘自吹自擂的手法，自封为“天才”“圣哲”，还叫嚣“大家都当董仲舒”，捧他来充当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做着复辟的幻梦。结果必然同他的祖师爷孔丘一样，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¹，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²；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³；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⁴。其曰“圣则吾

1 老——指老聃(丹 dān)，春秋末期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相传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即《道德经》)的作者。后世被奉为道教教祖。佛——指佛教。以释迦牟尼为教祖。西汉末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就得到广泛流传，并同儒、道两家思想长期接触、交流，形成许多宗派。异端——宋明理学家奉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贬称其他学说、学派为“异端”。因为六朝以后中国思想界以儒、道、佛三家影响最大，所以李贽说所谓“异端”一定是指“老与佛”。 2 父师之教——父亲和老师的教育。 3 儒——指儒家。先——指那些鼓吹孔孟之道的所谓“先贤”。 4 以——因为。有是言也——有这种话。

不能”¹，是居谦也²。其曰“攻乎异端”³，是必为老与佛也⁴。

儒先臆度而言之⁵，父师沿袭而诵之⁶，小子矇聋而听之⁷。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⁸，不自知也⁹。不曰“徒诵其言”¹⁰，而曰“已知其人”¹¹；不曰“强不知以为知”¹²，而曰“知之为知之”¹³。至今日，虽有

1 共——他，指孔丘。圣则吾不能——这是孟轲引用孔丘的话，原文是：“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见《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圣人是我不能达到的。这是孔丘装做谦虚的话。 2 居谦——谦恭自居。 3 攻乎异端——这句话见于《论语·为政》。原文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有两种解释：一说“攻”是专心学习研究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学习研究那些不合“正道”的学术，这就是祸害了；另一说“攻”是攻击、批判，“已”是停止、消灭。意思是说：批判那些错误的学说，祸害就可以消灭了。 4 是必为老与佛也——这一定就是指道教和佛教了。 5 臆——猜想。度（夺 duó）——推测。臆度，无根据的推测。 6 沿袭——照老样子做下去。诵——述说。 7 小子——指后生晚辈。矇——盲，眼看不见。矇聋——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比矇盲目听从。 8 千年一律——千百年来就是这么一个老样子。 9 不自知也——指习惯势力很大，许多人盲目听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0 徒诵其言——仅仅是背诵他（孔丘）的话。徒，仅仅。 11 而曰——却说。已知其人——已经了解了他（孔丘）这个人。 12 强（抢 qiǎng）——勉强，硬要。强不知以为知——不懂硬要装懂。 13 知之为知之——知道就是知道。这句话见于《论语·为政》。本来的意思是孔丘教育子路要彻底弄懂他所传授的那一套反动说教，不要自作聪明，不懂装懂。

目，无所用矣¹！

余何人也²，敢谓有目³？亦从众耳⁴。既从众而圣之⁵，亦从众而事之⁶，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⁷。

译 文

人们都以孔子为大圣人，我也以孔子为“大圣人”；都以老子的学说和佛教是邪门歪道，我也以为是“邪门歪道”。人们并不是真正了解大圣人和邪门歪道，而是因为从父亲、老师的教导里听熟了；父亲、老师也并不是真正了解大圣人和邪门歪道，而是因为从儒者先贤的教导里听熟了。儒者先贤也并不是真正了解大圣人和邪门歪道，而是因为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孔子说：“圣人嘛，我还达不到。”这是孔子表示“谦虚”。他说“攻乎异端”，这“异端”一定是指道教和佛教了。

儒家的前辈凭主观想象这样讲，父亲老师们也就照着

1 虽有目，无所用矣——虽有眼睛也起不了作用。指盲目地听从。 2 余何人也——我是什么样的人。这句话是李贽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地位。 3 敢谓有目——意思是说那里敢说我对孔丘有什么了解。这是句反话，实际是说“我根本不认为他是什么圣人”。 4 从众——随大流。耳——语气词，“罢了”的意思。 5 圣——在这里用作意谓性动词。圣之，拿他（孔丘）当圣人。 6 事——侍奉。这里指祭祀礼拜。 7 是故——所以。

样子去传述，后生晚辈就盲目听从了。大家都是这么说，打不破老框框；千百年来都是这么一个老样子，说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说自己“仅仅是背诵孔子的话”，而说自己“已经很了解他”；不说自己“不懂硬要装懂”，而说自己“知道就是知道”。时至今日，人们虽然有眼睛，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哪里敢说有什么识别能力。也不过随大流就是了。既然是随着大伙把孔子当圣人，也就随着大伙儿供奉他，所以我就随着大伙儿的作法，把孔子供奉在芝佛院。

（注译者 王 辰）